

学习历史唯物论二十讲

中央文献出版社

学习历史唯物论二十讲

《中华魂》编辑部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历史唯物论二十讲/《中华魂》编辑部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

ISBN 7-5073-1781-1

I. 学… II. 中… III.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548 号

学习历史唯物论二十讲

编 者/《中华魂》编辑部

责任编辑/谭德山 张晓彤

封面设计/金 锋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850 × 1168mm 32 开 7 印张 1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ISBN 7-5073-1781-1 定价: 1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本刊从 2003 年第 2 期起，开辟《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专栏，至 2004 年第 9 期已先后刊出 20 讲，现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今年是建国 55 周年。回想建国伊始，全国曾掀起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热潮，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凡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对这次教育无不怀有难忘的记忆和亲切的感情。

半个多世纪以来，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运用哲学，发展哲学，用科学的理论推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已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迫切的现实课题。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势下，开辟这样的讲座，我们自忖，并不会有“炒冷饭”之嫌，因为不仅读者对象不同，国际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古人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我们的讲座意在紧密联系现实，运用历史唯物论—

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来解释和回答客观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为现实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但这个意图未必实现得很圆满，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中华魂》编辑部

2004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讲 常讲常新的课题	马 蓊 伯 (1)
第二讲 沿袭了几千年的唯心史观	荀 春 荣 (7)
第三讲 历史唯物论还是“自由选择论”?	胡 钧 (18)
第四讲 劳动使人类从动物界获得提升	王 祥 光 (25)
第五讲 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	马 蓊 伯 (33)
第六讲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胡 钧 (42)
第七讲 私有制是从来就有的吗?	荀 春 荣 (51)
第八讲 “会说话的牲口”创造过历史的辉煌	荀 春 荣 (61)
第九讲 话说封建社会	宋 小 庆 (72)
第十讲 资本主义之谜	李 光 远 (84)
第十一讲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李 光 远 (95)

- 第十二讲 资本主义能“青春长驻”吗？
..... 郑宗汉 (105)
- 第十三讲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和
曲折性 吴雄丞 (115)
- 第十四讲 直面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
..... 许征帆 (124)
- 第十五讲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郑宗汉 (137)
- 第十六讲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沙健孙 (150)
- 第十七讲 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 张光博 (161)
- 第十八讲 怎样理解“自由人联合体”这个命题？
..... 梁 柱 (172)
- 第十九讲 历史是谁创造的？ 钟哲明 (187)
- 第二十讲 应当牢固树立起的几个基本观点
..... 有 林 (199)

第一讲 常讲常新的课题

马 蓊 伯

每当回忆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那段改天换地的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谈起难忘的唯物史观教育活动给自己的影响。

确实，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知识和道理是闻所未闻的，比如其中影响最广泛的“从猿到人”知识。过去，按照西方传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据说，无所不能的上帝耶和华用泥土捏了一个男人，是为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一个女人，是为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吃了禁果，被驱逐到地上，繁殖后代，这便是人类的起源。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据说，盘古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临死时肢体变为大地四极和五方名山，器官毛发等变为日月、风云、雷霆、草木、田地、江河、道路，身上的寄生虫则变成黎民百姓。中外神话和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通过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人们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懂得了人是由类人猿演变而来的，懂

得了劳动在从猿变人过程中的伟大作用，由此为树立劳动观点奠定了基础。这次教育是系统的，生动的，丰富的，给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猿到人”或径谓之“猴子变人”，以其通俗、简明，成为了这次教育的代称。

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十分成功的一次系统、丰富、生动的唯物史观教育活动。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提倡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热潮。除了机关、学校、部队集中数月进行系统学习外，工农群众中间也开始大范围地普及教育，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教育运动。通过这次教育，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观点，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嬗变规律的观点等等，这些新鲜道理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渗入人们的心田。

这次教育的社会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劳动群众结合亲身经历的社会改革和翻身解放的生动事实，懂得了劳动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1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造人类、创造世界的真理，懂得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剥削农民的秘密，开始树立新中国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政治觉悟大为提高，积极性空前高涨。青年学生懂得了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他们怀着崇高理想，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建设，为捍卫人民利益，不畏艰苦，勇于牺牲，表现出良好的献身精神。从旧社会过来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开始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所作的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感到今是而昨非，萌发出要重新学习的自觉要求和强烈愿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前进方向开始有所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对自身的前途和命运的疑虑和恐惧情绪。这次教育使全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了科学的认识，更加热爱新中国，社会凝聚力大大增强。

这次教育的实践成功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很有必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启蒙教育。在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教育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在1955年3月曾作出如下规划，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做到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个规划要求，在各大中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演讲工作，使之逐步经常化，成为宣讲道理和释疑解惑的定期讲

坛。^①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划，对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惜，这样一个很好的规划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能坚持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对于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弊多利少的。在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很有必要重温 1955 年的那个规划，根据新的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启蒙教育。

经过多年的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六大适时地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蓝图，并制定了实现这一行动纲领的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历史的经验，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就深化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问题，开设《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结合新的情况，对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通俗讲解，使读者掌握这些原理，激发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 1 卷，红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67—768 页。

既然建国初期进行过这个教育，现在再来搞讲座，难道不会有“炒冷饭”之嫌吗？不，完全不会。这不仅是因为当前国际国内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解释和说明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现在的读者对象已经不同，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是建国初期那次受教育者的第二代乃至第三、第四代，再加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严重挑战，出现了歪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种种奇谈怪论。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原理来正确地解释新变化，应对各种挑战。我们相信，举办这个讲座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会使人感到深刻自然，合乎时宜。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一次报告中提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奥托·鲍威尔出版的一本宣传孟什维主义的书。列宁说：“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①今天，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许多内容都受到挑战 and 责难，我们也应该把这些挑战和责难作为试题，在讲座中努力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是否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最好不过的“测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力求全面、客观、准确地说明问题。列宁在谈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① 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鲁迅在论述文艺起源于劳动时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多么浅显易懂！多么活泼生动！什么叫深入浅出？这就是深入浅出！这是很高的，也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但是，古人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将以此自勉。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第二讲 沿袭了几千年的唯心史观

荀 春 荣

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别开物质和精神这两类现象以后，就有人在思索：物质和精神究竟谁在先，谁在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究竟有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家虽然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说，不外两种：要么认为精神在先，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物质是由精神派生的；要么认为物质在先，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根本没有离开物质独立存在的精神。前者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后者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也有徘徊于两者之间的，时此时彼。也有二元论者，但其结果往往还要归于一元论，或此或彼。

从人类社会来说，到底是精神决定物质，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呢？历史上很多进步的思想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曾提

出过有价值的论点和判断，但是，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家，不论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在历史观的总体上都未能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看法，林林总总，但概括起来，从本质上看，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认为社会历史是人们的 意识、愿望决定的

现在我们知道，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沿袭几千年的旧的社会历史观却总是从意识、意志、理性、理智、道德、正义等等中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中国的“圣人”孔子总是慨叹“天下无道”，那么怎么样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呢？在他看来，就是劝说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的“仁”包括“爱人”，包括“忠”、“孝”、“恕”、“智”、“勇”，也包括“恭”、“宽”、“信”、“敏”、“惠”等，总之是一些道德范畴的东西。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道德才是国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尽管当时的统治者没有一个愿意实行他的主张，但作为思想体系，孔子这一套对于后代的知识分子乃至思想家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儒家相反，道家的

代表人物之一庄子主张“同乎无知”、“同乎无欲”，主张愚昧，以为这样才能达到“至德之世”。其实智也好，愚也好，都不过是在精神范围内兜圈子。又如，宋明理学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派别——“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大唱“宇宙便是我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调子，说“仁义礼智”发自人的本心，只要发挥出这些东西便可天下归心，政权永固。明代的王守仁主张“致良知”，也是想用封建伦理道德来实现他所谓的“大同”。类似的例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不胜枚举。

比中国的“圣人”晚出了82年的西方“圣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以“理念”为世界的本原。因此，他的社会观也是以精神为立足的基础。他在《理想国》中把道德分为四种，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认为前三种道德各安其位便是“正义”，这样便构成了“理想国”。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且不去说它，就是17、18世纪的唯物论哲学家也未能挣脱历史唯心主义的羁绊。例如法国百科全书派曾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命题。但是他们的所谓“环境”并非指社会经济关系，而是指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爱尔维修说：“全民的美德靠的是法律的完善，法律的完善靠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只要改造理性，国家就有希望改善自己的政体，自己的法律。”于是他们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论和宗教方面不愧是勇猛的

战士，但谈到他的社会历史观也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在主张消灭“神的宗教”的同时，又主张建立“爱的宗教”，认为爱是摆脱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惟一途径，爱可以创造奇迹。这在阶级社会里无疑是一种幻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有了极大的进步，甚至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某种作用，但在他们那里，社会发展的基础仍然不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并非阶级斗争，而是理性和理性的进步。他们想像的未来社会是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理性成为支配世界的惟一尺度。一句话，在他们那里依然是：思想决定存在。

二、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上帝、 天命和神决定的

把精神绝对化，使之离开物质而独立，它便成了天帝和神灵。因此天命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依然是意识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远古时代人们都曾想像冥冥之中有一个“至上神”在主宰着自然界，更主宰着人类社会。在中国，殷人很早便相信天帝。年成好不好，战争能不能打赢，某地能不能筑城，都要问一问“至上神”。孔子也是相信天帝的。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颜回死了，他大叫“天丧予，天丧予！”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即“畏天命”。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